

天堂信箱



老伴儿，你永远活在我心中

寄信人：宋华斌 收信人：老伴儿朱光美

天堂的老伴儿：

你好吗？光阴似箭，时不我待。你踏入天国之门将近七年，不知不觉我也已年过八旬。每每想起我们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和依恋，都变成最揪心的痛。尽管孩子们为我倾注无尽的孝心，可又怎能取代你在我心中的位置！

天命不可违，亡者怎能追，生时有缘相聚，死后永无重逢。这无法掩饰的残酷现实，让我终日沉浸在无尽的回忆中。回想与你携手走过的五十多载，我们并肩走过弯弯曲曲的小河，踏过无数艰难险阻。在战火纷飞的时代，你出生入死，屡立战功，戎马生涯数十载，换来国家给予的丰厚奖励。虽然你已去了另一个世界，但你永远活在我心中。你的高风亮节，温雅醇厚，朴实无华，都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老伴儿啊，家里的大喜讯，我都

要第一时间与你分享；孙子博士毕业后在郑州工作，孙媳则在北京工作，外孙女硕士毕业回国后在珠海一所大学任教。如今俩孩子总算出人头地，参加工作头一年还给每位长辈发了红包，买来补品……回首他们的成长历程，无不是得益于我们的言传身教和潜心培养。

老伴儿啊，这是你最想听到的汇报吧。请你放心，我过得很好，孩子们很孝顺，精心为我营造了幸福的晚年生活……在没有你的岁月里，他们的支持为我增强了自信，我理应为厮守在身边的孩子们着想，现在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……我要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，保持好心境，享受生命的欢乐。老伴儿啊，天地相隔，心灵相通，让我们永相伴，请在天堂耐心等候我们的相约吧！

老伴儿：华斌

●背后故事：

今年80岁的宋华斌，家住叶县县城南大街老邮电局家属院。前几天，本报推出“天堂信箱”栏目后，外孙及外孙女鼓励他为姥爷朱光美写一封信，以示怀念。于是，宋老太太提笔写了此信。

昨日上午，记者拨通老人的电话，得知报社收到她的信件时，宋老太太显得很激动。她告诉记者，老伴朱光美生前是一位老革命军人，年轻时曾经参加过

淮海战役等，荣立过一、二、三等功，是一位军队离休干部。1957年，她经人介绍与朱光美相识结婚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朱光美惨遭迫害，两人并肩度过一段艰难岁月，最终朱光美平反昭雪，官复原职。当天上午，提及往事，宋老太太忍不住声泪俱下。

2010年8月1日，朱光美走过人生81载，与世长辞。虽然已过去近7年，但宋华斌依然清晰地告诉记者：“他是8月1日上午8时24分离世的。”朱光美在病危期间有个心愿，即希望在八一建军节那一天离去。结果，天遂人愿。（本报记者 王辉）

鹰城广场变得更漂亮了 但妻子再也看不到了

寄信人：孙业良 收信人：爱妻冯桂萍

亲爱的妻：

你在那边还好吗？时间过得真快呀！你离开我们爷仨已经两年多了，这两年里我既当爹又当妈，含辛茹苦照顾两个孩子。欣慰的是，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，都成小伙子了，都很听话。他们俩也很想你，有时看着你的照片默默流泪。我也想你，我几乎每天都看孩子之前给你拍的小视频。你的音容笑貌又把我带回了我们往常过日子的现实生活中。

我们的结合是一种奇缘，因为颜值相差太大，我貌丑人矮，你个高貌美。但你图的是我为人忠厚老实、勤快。在以前的日子里，我就是这么做的，结婚17年，洗衣做饭的活儿基本没让你插手。你说你很幸福，我就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。虽然生活质量差一些，我们还是感到很幸福。把孩子养大，平平安安地过好每一天就行了。

2014年3月31日，这一天令我终生难忘。你在单位突然病倒，同事把你送到医院。经医生确诊，你是癌症晚期，医生让我们回家保守治疗。在你治病的一百多天里，我

不离不弃地照顾你。更让我们一家人感动的是，《平顶山晚报》的杨记者把我们的故事登报后，爱心市民捐款捐物，让我们这个患难家庭得到了人间大爱！现在我就教育孩子，要有爱心，做一个好人！

家里的一切有我呢，你就放心吧！

爱你的丑男人：孙业良

●背后故事：

孙业良今年54岁，右腿残疾，是市区鹰城广场西侧一处公厕的保洁员。孙业良和妻子冯桂萍是半路夫妻，因为重遇缘分，两人相扶相伴格外珍惜。孙业良说自己个子矮小，经济窘迫，妻子身材高挑，美丽大方。当初两人的结合被很多人不看好，但是妻子还是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他。

2014年3月底，冯桂萍突然大出血晕倒，被转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，经检查后确诊为宫颈癌晚期。在花光了借来的几万元后，孙业良无奈拨通了晚报的热线电话求助。经晚报报道后，许多热心市民自发捐款捐物，帮他们渡过了难关。遗憾的是，2015年1月5日，冯桂萍最终还是离孙业良而去。

妻子去世2年多了，孙业良仍保留着她生前的病历和生活用品。每当想念妻子的时候，就会看看之前的照片和孩子为冯桂萍拍的视频。

孙业良说，妻子生前爱山爱水，总说以后孩子长大了，经济条件好了，要和他一起去旅游，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。“生病那段时间我得照顾她，就让她住在保洁室，她那时总喜欢端着饭坐在湖边吃。”孙业良遗憾地说，现在鹰城广场改造升级后更漂亮了，但妻子再也看不到了。

（本报记者 杨尊尊）

心有大爱的何芒老师，一路走好！

寄信人：闫全欣 收信人：何芒

祭何老师

呜呼哀哉，不期竟亡。遗志不遂，人岂不伤。师魂有灵，谅我远方。无力亲往，送师远望。师之尊容，即在眼旁。想君当年，校花待放。参军南下，为求解放。一九五六，来到沮庄。许昌四中，一景丽靓。青春活力，饱满奔放。操场倩影，宏旷歌放。教育一界，一花独香。任课几何，讲解宏详。虽学平面，立体透光。批改作业，认真面讲。六十余载，至今不忘。身虽小资，生性善良。扶

困济贫，习以为常。恩泽于我，惠及儿郎。如救水火，如度灾荒。此思此德，怎敢遗忘。

寻师海南，终见容芳。而今师故，何处再访。千言万语，难陈悲伤。生虽病老，秉师坚强。化悲为勤，承师善良。传师美德，慰师衷肠。我愿恩师，早列仙榜。呜呼哀哉，伏唯尚飨。

学生李长海、黄文、周福臣、刘全法、王福庆、陈诚宾、刘清秀、吕水德、申文智、李建亭、常守恩、闫全欣叩首。

●背后故事：

这是一篇学生写给老师的祭文。所祭之人“何老师”是指何芒，曾任市图书馆副馆长，于2017年3月5日逝世，享年87岁。受祭文的作者闫全欣之托，何芒的同事苏国明3月28日将这封祭文投至晚报“天堂信箱”，希望借助这个平台，悼念刚刚离开人世的何芒老师。

何芒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她为何能得到这么多学生的敬重？

在采访中，闫全欣和苏国明不约而同地用了这样一句话来评价她：“她是有大爱的人！”

76岁的闫全欣现随家人居住在秦皇岛，由于身体有病，遗憾未能参加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，特意写了这篇祭文。他说，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他在许昌上初中的时候，何芒是他的几何老师，她不仅课教得好，对学生也非常好。那时候大家都吃不饱，何老师曾经送

给他食堂的饭票。后来他到青海上大学，何老师也曾几次寄钱给他，帮助他度过饥荒年代。

“她是有大爱的人，她对别人的帮助是出于真心，没有任何目的的。”闫全欣无限感慨地说，“她一生坎坷，能写一本书。”

苏国明则回忆说，何芒老师一生无儿无女，只有一个养女。祭文后署名的学生都受过她的教育和资助。上世纪80年代，何老师退休后从事成人教育办学工作，将挣到的一万元钱捐给我市聋哑学校（现为市特殊教育学校），当年的《平顶山日报》头版曾予以报道。

“那时可是一笔巨款呀！”苏国明说，“她这个人很耿直，是有大爱的人。何芒后来在海南居住，曾经表示要把自己办学、炒股赚的几十万元捐给社会，同时也要捐献遗体。”

祝愿心有大爱的何芒老师，一路走好！

（本报记者 王春霞）

爷爷奶奶，未向你们 兑现的承诺至今令我愧疚万分

寄件人：梁永刚 收件人：爷爷奶奶

亲爱的爷爷奶奶：

你们还好吗？

一晃，你们离开我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。有人说时间是一剂良药，可以抚平伤痛，然而它却无法抚平我对你们的思念。

这些天晚上睡觉我做梦特别多，梦中总是出现小时候在乡下老家生活时的情景：长满瓦楞草的老屋，干净整洁的院落，门前郁郁葱葱的麦田，以及爷爷驮着我赶会看戏，奶奶挎着荆篮牵着我的小手在山上挖野菜……有好几次在梦中，我清晰地看到奶奶您穿着黑灯芯绒布衫的身影，笑容依然慈祥，心情激动万分的我站在不远处，却不敢喊一声：“奶奶！”我怕惊破这短暂的团圆美梦，只想在梦中多看您几眼。

伴随着你们的关爱和呵护，我上了小学，读了初中，念了师范。等我参加工

作有了收入后，虽然也曾多次回去看望你们，但只是礼节性地买些礼物，从未亲自下厨为你们做过一顿饭。如今想来，其实您的宝贝孙子对你们没有兑现的承诺又何止这一次。

当我还没意识到该如何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时，你们就已相继驾鹤远去。童年时对你们的一次次承诺犹如一根根钢针深深地刺进我不安的心，很长时间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力所能及却未能向你们兑现当初的承诺，一想起来便愧疚万分。

人生最大的幸福，不正是能够守在至亲至爱的人身边吗？一幕幕往事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灵，让我常常陷入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孙欲孝而亲不待的痛楚境地，内心的追悔莫及将折磨我一生。

爷爷奶奶，愿你们在天堂一切安好！

孙子：梁永刚

●背后故事：

今年39岁的梁永刚是新城区滏阳镇梁庄村人，现任职于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。

“记得八岁那年，爷爷带着我去镇上赶会，逛了一圈后我的肚子就唱起了‘空城计’，两眼盯着路边一家卖牛肉汤的摊点，馋得直流口水。爷爷二话没说从口袋摸出五毛钱买了一碗，在一旁笑着看我吃得津津有味，自己一口也不吃。记得当时我对他说，等我长大了天天给您和奶奶做牛肉汤

喝！”梁永刚回忆道，小时候村子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当时正热播电视剧《霍元甲》，每次看电视都是人山人海，是奶奶好话说尽才给他抢到一个前排位置，看着她累得满头大汗的样子，他无数次对奶奶许下承诺，将来一定给她买一台大电视看。可是等他有足够的钱给奶奶买电视机时，却早已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，直到去世时她也没能看上一眼孙子买的电视。

梁永刚说，若终有一日须别离，就该分外珍惜相聚的时光。只可惜这个道理他懂得得太晚了。

（本报记者 傅纪元）